

宋居士下悅之清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  
載不孕將祈求休嗣若願補觀音經千遍其數重竟妻  
嘉十四年也文百十一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魯迅

# 《古小說鈎沉》手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魯迅

《古小說鈎沉》手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魯迅《古小說鈎沉》手稿 / 魯迅著;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0715-374-0

I. 魯… II. ①魯…②國… III. ①魯迅(1881~1936) — 手稿②古典小說 — 作品集 — 中國 IV. I210.8 I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72176 號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特藏名家手稿

魯迅

《古小說鈎沉》手稿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網址 [www.zjgji.com](http://www.zjgji.com)

責任編輯 朱艷萍 張姣

封面設計 劉欣

製版 杭州立飛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華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本 889 × 1194 1/16

印張 9.75

印數 0001-5070

版次 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80715-374-0

定價 叁拾捌圓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 序

劉明

魯迅輯錄的古小說集《古小說鈎沉》，是典範的唐前小說史料整理著作，在中國小說史研究方面具有開山作用。在此基礎上撰寫的《中國小說史略》，則「初步壘築了中國小說史的體系」<sup>二二</sup>。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奠基人。他所輯錄的《古小說鈎沉》，鄭振鐸曾這樣評價：「是乾嘉諸大師用以輯校錄先秦古籍的方法，而用來輯錄古代小說的」，「不僅前無古人，即後有來作，也難越過他的範圍和方法的」（《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這并非溢美之辭，魯迅後來的《中國小說史略》所取得的影響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古小說鈎沉》輯錄周至隋散佚小說三十六種一千四百餘則，引用古書凡六十餘種，用以參校者又有十餘種，二十餘萬字，堪稱現代古小說史料整理研究的煌煌之作。

《古小說鈎沉》的撰寫，大概在一八九八年魯迅離開紹興之前便開始了資料的搜集工作，當時「披覽古說，或見譌奪，則取證類書，偶會逸文，輒亦寫出」（《古小說鈎沉序》）。一九〇九年，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任教于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開始系統地從事古小說的校輯工作，「翻類書，薈集古逸書數種」（魯迅致許壽裳的信）。一九二二年二月，魯迅已經完成了輯錄工作，并署名周作人，在《越社叢刊》第一集發表《古小說鈎沉序》。撰寫此書的動機，固然由于魯迅自幼對古典小說有着濃厚的興趣，但他在序中似乎指出了更為深刻的原因：「是則稗官職志，將同古「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矣。」魯迅不僅改變了自《漢書·藝文志》以來輕視小說的傾向，還把這項工作看作是對於國民性的探討。輯錄的目的再者就是匡正前人妄判篇目、改題撰人之類的混亂，魯迅曾批評《五朝小說》、《古今說海》等「是胡鬧的祖師」，「誤人很不淺」（《集外集拾遺補編·破〈唐人說薈〉》）。魯迅從事古小說史料的輯錄工作，與他所主張的開創性學術研究要進行資料長編也是分不開的。

《古小說鈎沉》在魯迅生前並沒有能够得到正式出版，直到一九三八年始編入《魯迅全集》第八卷面世。其實早在一九二二年，魯迅便想出版，但因無刻版經費而未能如願。一九二六年，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時，也是出于同樣的問題而再度擱置。一九三五年，鄭振鐸編輯《世界文庫》欲收入此書，但魯迅認為：「一則放棄已久，重新整理，又須費一番新功夫；二則此種書籍，大約未必有多少人看，不如暫且放下，待將來有閑工夫時再說。」（魯迅致鄭振鐸的信）但是魯迅沒有來得及整理，便在一九三六年溘然長逝了。



《古小說鈎沉》是一部校勘精審、學術謹嚴的著作，輯錄的材料可以分爲五類：一、見于《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者；二、見于《隋書·經籍志·小說家》著錄者；三、見于《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者；四、見于上述三志小說家之外著錄者；五、不見于史志著錄者。足見魯迅輯錄的工作不僅近乎巨細無遺，而且有着深厚的傳統目錄學功底。而校勘的工作大致包括：輯校異文，如《小說》『蔡邕母始懷孕』句，魯迅校以《續談助》『始懷孕』作『方妊』；校正文字，如《列異傳》『蘇娥』條，魯迅校云『具見《珠林》七十四引《冤魂志》，高安作高要，周敞作何敞，當據正』；詳加案斷，如《神怪錄》『吳詳』條，魯迅校云『案《御覽》七百十六引作志怪，其文較略』。更難能可貴的是，魯迅還利用了當時新發現的敦煌類書寫本資料，這是很具有學術眼光的。《古小說鈎沉》的輯錄，提高了魯迅小說創作的素養，有些甚至成為他創作的素材，如《故事新編》中的《鑄劍》即取材于《古小說鈎沉》中的《列異傳》。

《古小說鈎沉》也存在一些疏漏甚至失誤的地方，但瑕不掩瑜，絲毫不會影響這部著作的價值，可謂『雖叢殘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古小說鈎沉序》）。存在的問題約略有如下數端：輯錄有誤，如誤引金王朋壽的《類林雜說》而入《裴子語林》；人物時代的排列順序有誤，如戴叔鸞是東漢時人，却放在了晉初人物之後；資料收錄得也不全，如所輯殷芸《小說》就不及余嘉錫輯本詳備。另外，一些錯字未及校正，缺字也沒有參校他本補上，采用的校勘底本的版本也未盡善，如《太平廣記》使用了清乾隆十八年的黃晟刻本，而此本則不如明嘉靖間的談愷刻本。其中有些問題，魯迅生前便已經注意到，也打算繼續整理使之更加完善，但遺憾的是終究未能實現這一夙願。

國家圖書館藏魯迅《古小說鈎沉》手稿，係周豐一捐贈，分四冊裝訂，毛裝，共計七十九頁。第一冊開本25.7cm×16.3cm，半頁九行，行約二十八字。抄寫工整細緻，行格間有批改。第二冊開本23.3cm×12.4cm，半頁八行，行約二十五字，藍格稿本。眉欄鐫有批注，版口下有『紹興府中學堂』字樣。第三冊開本25.4cm×16.2cm，半頁九行，行約三十二字。眉欄寫有『校了』、『校訖』字樣，說明此冊已經魯迅詳加校勘。第四冊開本28cm×17.1cm，半頁九行，行約二十四字，有朱墨筆批注。手稿有大量的魯迅生前校改筆迹，反映了他進行古小說輯佚的校錄過程，也表現了他縝密嚴謹的學術研究品格。

《古小說鈎沉》的版本有一九三八年的《魯迅全集》本、一九五一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本、一九七三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本和一九九七年齊魯書社本等。這次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所藏魯迅《古小說鈎沉》手稿本，對於充分認識這部書稿的撰寫情況，以及爲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的底本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二」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述異記

宋羅琬妻費氏在寧蜀人父悅為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

勤至不倦後得<sup>病</sup>忽<sup>病</sup>苦心痛園門惶懼廣續待時費自念我誦經勤苦宜有

善祐庶不<sup>病</sup>遂至死也既而睡臥含頃而寤乃夢見佛於窗中援手以摩其心應

時即愈一室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琬從妹於時有疾牀前亦具聞

見於生大興信悟虔戒至冬無以此端進化子姪焉太平廣記一百九 法苑珠林卷五

晉興寧中內門竺法義山居好善住在姑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改治備至而了

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

其病因為治之剎出腸胃前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

# 宣驗記

車母者邇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奉佛印燃  
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金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  
自南走帝位天陰不知東西遇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  
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  
佛力自心懇禱專行慈悲

太平廣記一百十

吳郡人沈甲被繫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以不息刀刃自割因而被  
赦云其人往暉縣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自  
折省同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然湯高苗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鑕頓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  
音曰云我罪至重曰心受誣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若心誓當捨惡行善  
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歷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旬日用心  
鉗鎖自解監司驚懼詰問云若佛神憐世斬之不死臨刑之日拳刀刃割  
奏得原免

同上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者語人云佛亦小神不足事也每見舊像位輕視  
之必因病腳掣種之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徑道福中第一可試造  
觀音像雋以病急以言誑像一成夢觀音果得差

同上

相州鄴城中有文士銅主像一軀賊丁零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面血下交流雖加塗飾血痕仍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為銅樹充器用乃以若大聲雷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罔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促慙惶歸信丁零丁零時苦疾被誅乃死

又一百十六 案此亦唐代之間侯致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常失火燒數百家陽嘉惟有任靈州舍偏然不燒時以為神

又一百一十一

渤海張融字眉端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恒苦連融孫云自為公取也以射候若便赴冢與箭俱至棚候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遂徑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將殯呼沙



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之君速飲此杯上羅刹鬼也當噉害人家朕見取前之心  
即狼狽盧被須臾聞柝中有撲擗聲咸輟悲駭愕遽送墓埋以數刑見  
融作八開齋於是便去 人三日五十七

元嘉元年建武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國搜括財寶先王法  
供養具別封貯一室賊破戶忽有密幃數萬從衣簾出同時噬齧羣賊身首腫痛眼  
皆盲合先法所採皆棄而去 事類賦注 三十一引 幃不遂逐噬擊汗欲賊遂惶惶從便道而去是時幃

日所傳子女各遂其家 御覽九百五十一

有鸚鵡死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命索不可久也便去以數月山中大火鸚  
鵡遂見便入水沾羽死而瀝之天神言汝鳥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臣不知救然當僑居



是山禽獸行善者為先才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

上帖作

滅火

教耶九十一

初學記三十一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雞入水漬羽飛故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為苦

柳覽九百一十七

天竺有僧養二犍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

之而給有限云可分外得也

柳覽九百

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者之不中家以致富以春日將兒出射正值唐廬將

魔唐母覺有人氣呼魔漸出唐覺不知而畏匿前就媒唐射魔即死唐母為之悲鳴

二十子依

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魔致淨地唐母直來其地俯仰頓伏絕而後起唐又

射鹿母左弦而倒至前場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若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

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唐之愛子也世何異唐為聽之知所在

柳覽九百六十一事類賦注廿三

宣三

程德度武昌人昔在潯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鸞巢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巢中  
出至牀前曰卿心三年情得長生之道昇閣而滅甚祕密之

卿光九百三十二

沛國周氏有三子丑唐不能言一日

二十依賦  
注引補

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有

罪過

三十依賦  
注引補

丁遂內思之周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

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竹林有鸞巢中有三子母遂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

指內巢中鸞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子唐桑杏與之吞洗皆死母遂不見子悲鳴而去恆自悔

責客變為道人之客曰君洗自知悔責罪今陰关便開其兒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

卿光  
九百

二十二

事類賦注十九

吾義起中京師長年寺道人惠祥與法向連堂夜四更時惠暹喚向暫未往視祥仰



賊手交于刃上足挺<sup>音</sup>直云可解我手足繩曰上無手繩也祥因得刺初云向有  
人衆以我手足鞭捶交下因何故<sup>音</sup>祥更不心肯入兩<sup>音</sup>間<sup>音</sup>磕<sup>音</sup>祥以<sup>音</sup>憲  
戒於<sup>音</sup>餘<sup>音</sup>精進<sup>音</sup> 柳<sup>音</sup>九<sup>音</sup>百<sup>音</sup>五<sup>音</sup>十一



續異記

吳興唐亮永明八年護軍府史常映處有羊聲氣為神怪見其林下羊  
也高二尺許毛蒼丹光耀滿室

六帖九十六

冥祥記自序

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脩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觀綴成斯  
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甚多自是興經云鑒斷圖績類刊相  
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之像輝用若此蓋得相乎今  
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臣見幽奧  
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窅潭固失之化塵金寫液用舒彭  
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雅難曲辨亭其大抵允歸自往若夫經塔顯效  
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法苑珠林



冥祥記

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子有餘里  
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没人法朗等下拜瞻視見有二僧各  
旁一人法朗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法朗与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  
居者漸埽除院躍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  
等泣謂病者必不起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座中穢物  
皆是華整朗等乃悟坐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爾房比丘是我初南  
久得道惠可往神觀法朗等先嫌法朗沙門無慈愛心問之乃作禮悔過  
法朗者曰諸君誠契茲至同情入道朗公宿學業淺以此世未得厭也謂朗



伴之惠若植根深膏現得厥因而留之法訓必遠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太平廣記八十九

宋王淮字元曾瑯琊人也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之  
世耶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絕氣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  
道力有疾通會下牀淮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  
道力曰明所生平置論不尔今何見而乃異之耶淮之歛棺者云神安不  
盡神教不得不信信記而終  
文九十九

晉周璠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璠年十六便蔬食誦經正月長齋竟延僧  
設八關齋及法其師竺佛密支法階佛密令持小瓶齋轉讀三日僧赴齋忘

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  
至人乞燒香畢本家恨不得經密益踟躇有頃聞叩門者言送小品經璫愕然心  
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袂先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去跪受經要使前  
坐年少不肯進曰斯夜吉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氣滿室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  
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鐫甚謹遂視其鐫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  
家咸皆奉佛璫遂出家字曇氣諷誦常經二十萬言 文一百十

潘道秀天師人年二十餘嘗隨軍北征洗方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  
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恆至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必跪南奔  
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令行像因作神悅然不覺安行乃得遂路



遂歸本土以精進彌篤 自○方百十

○晉樂苗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往征盧循值小失利船被漂大  
重盡賊亦交通正在中江風浪駭目苗恐怖分盡猛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  
人挺然孤立腰以小青苗心知念經有感便投水就之龍浮涌脚似履地俄  
而天軍遣船迎接敗者於是遂得濟 唐百十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茲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唐主末  
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怒欲盡滅一城眾皆驚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空閑  
歸命觀世音頃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  
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唐百十



南宮子教始平人也成弘平城爲佛之廣見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  
誅害子教雖必死而往至心念觀世音跪而次至子教犀刃交下或高或僻  
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教聊尔荅云能  
作馬勒乃令原釋子教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父遂得遁逸乃告一觀音小  
像斯以香迷頂行則頂戴慶百十

符秦徐義高陸人爲高平少奉佛法時兵革隆起賊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  
足偏髮於村至夜義念觀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子遇矣何暇眠乎義  
便驚起見賊守之泣寤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洗解足亦得脫而遁百餘步  
隱草中便同遁去交馳東炬無見迹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免焉慶百十

符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軍馬逃竄虜將追及覽  
至心誦念觀世音洗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  
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摩百十

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虎四方俱起走勢已絕便至心  
神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皆有遺莖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  
法以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所在圍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微頭  
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喚父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去遂得  
免必遂出家 摩百十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除壯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村舍景平中沙門謂道

德曰必既有見當至心神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移不子道丹心投誠歸誦  
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慶三十

宋法興新興人好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學習時受八戒元嘉初興嘗為劫  
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奪積日時縣失火出囚於側會融翼同行偶逢囚妻  
驚呼問若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汝何唯宜勸念觀世音庶獲免耳  
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踏之曰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  
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多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卻自械又夢向古沙門曰三已聞  
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周行數里卒逢一人妻懼避地已而  
相視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便翼！匿之獲免焉 慶三十



○宋居士下悅之南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妻復禱  
載不孕將祈求休嗣若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重竟妻即有娠遂生一男時元  
嘉十四年也文百十一

東魏孫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釋教嘗造觀音像自他神敬心為劫賊所引  
不勝拷楚忽夢一沙門令誦救世觀世音千遍執傳臨刑誦念數滿刀自折為  
三段膚損不傷三易其刀終折如故所司以狀奏聞必相高歡表後免死及歸  
觀其家觀音像項有刀迹三教寫其經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四月  
宋梁陳泰蒞國觀音地藏弥勒弥勒名念誦得救者不可勝紀文百十一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卧聞靈

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先在靈座著衣具如平日語信云我本  
應墮獄中支和尚為我轉經累獲累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獲堅  
這是山之少弥已亡者也故支法山復往為轉大品又來在座世先生時以幡  
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  
上一青山琉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先乃自持幡遣信令送与一青香如巴  
皇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送便遙見世先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送候忽乃語亦  
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在故寺中世先与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  
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為見吾世先必復与天人十段俱還其家徘徊而  
去每來必見簪帽去必雨跡信問之荅曰天上有冠不著天冠与羣天人鼓



琴行歌徑上世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世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河母  
琴音佳妙不類凡聲家人悉同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  
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送見世先入一黑門尋印出來謂信曰留在此日見摘撻  
楚痛難勝者視遠也留另坐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令僧持經當稍免  
脫留印車將車  
百十二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往吉  
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山毒之病因晃兄惶遽馳往訪吉董  
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亦期設  
中食以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因遲迴歎息良久吉眎信直必欲



赴期乃惻然甚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躬命冀如來大士當與乃減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吉頭及度才至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神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洞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范以有溼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標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必有數人至而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出絕何因而來孰是鬼神乃謂之曰汝君得無見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以山游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冒犯恆懷不安

今欲更作界分雷殺樹為對吉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妻為此願見祐助鬼荅曰亦復憑君不侵尅也言畢而去經宿所夢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兩首上

周因世有八晉護軍世奉佛法蘇峻之亂邑人皆東西播遷因家有六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他經數部六品亦裱在其中既雷辟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六品不知在何部中食卒而去徘徊歎惋不覺六品忽自出外因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六品其素廣五寸而六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鬘寶之並藏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時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度江東又嘗過



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士就嵩曾孫  
雲來以供養後常暫在新清寺劉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十點盡分明  
新清寺今天無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清道尼轉  
誦之百十三

宋馬處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  
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厲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世厄在  
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靈山降其禍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  
悟道也時俯見相祿楊暹等八人泣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  
際人皆記八人命暹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徑可延長也暹等皆如



期而亡聲益懼奉法山居勤勵至處伯父為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惠話也  
蕭時南還復命為行參軍處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  
蕭苦不許十三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忽朗然  
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其項有光後二人安質金襴  
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處伯委悉詳視徃是前所夢也頃之不見餘  
芳移時方歇同床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處伯所居頗卑陋於時  
自覺处在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

周花三十三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仰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  
云可安施高坐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即

昇座誦聲清利下殿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皮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啟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法教

文一百十四

何曇遠廬江人父萬壽御史中丞曇遠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丁父艱哀毀成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歸心淨土虔祈感應時清僧數人曇遠向僧舍懺悔宿業終無感徵僧舍每加獎勵不令懈怠尔及因夜轉經竟眾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舍驚而問之曇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光焰丈餘幡花翼從充滿虛空佛自西至呼令速去曇遠素羸弱少力以此夕壯厲悅懌便於舍中取香著手中并以園花散空母曰汝今若去不念吾所望遠之所言而頓臥宿

異八

信家中聞此靈異亦皆欣肅不甚悲懼曇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  
數日 用十之三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掾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  
不哀元徽二年七月中寢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氣定惟已將往何未  
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氣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  
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闊  
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  
世人末有一姬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編  
環髻持香花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汝復指



青白姬曰此卽復是我前身也言彈而去必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先亦昇滅

慶云云

葛濟之向容人雅川之公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有婦德濟之世事神仙紀亦慕而心果佛法常存誠不替忽一日方織俄覺雲日朗空中清明因投梭仰望西表見西方有女來其形及容蓋幢幡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受者卽應此耶便顯面作神乃引濟之亦登時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雲日鮮華五色燭耀鄉里備觀移時方歇焉

慶云云

宋尼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親殊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果甫妻生一男年七歲家甚貧窮以爲衣智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是壽法

華等經惡練捕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肌體壞爛狀若火瘡  
有細白蟲日去升餘慘痛煩毒晝夜號叫常用空中語曰云壞經衣得  
此報也自修而死 夏一百十六

周宗者廣陵郡人也宋元嘉七年隨到齊之北伐王師失利而同邑六人逃竄  
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晶為相因共竊取之乃去村  
貨食其一人羸病甚皆輕之獨不得分而跌而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  
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免 夏一百十六

宋吳興沈僧復大明末本土飢荒遂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之舍夜還寄寓寺  
舍左右時山陽諸小形銅像甚眾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

數四悉滿復因將送家共歸為錢事決若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忍未及刑坐而死拳節皆折裂狀如火燒矣  
郡朱亨親識僧復具見其事

廣下十六

宋少門僧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為眾僧令知殿塔自竊幡蓋等寶飾所取甚眾公遂偷像眉目珠相眈而用穿牙垣壁若外盜者故僧眾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未時去輒驚叫夜聲流血初從日中一兩如此其病甚刺者稍數瘡瘍變遍能呻呼不能聲同寺僧眾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同程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赦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出途失意作罪遭此殃咎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乃復



啓物唯衣被糴腹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者偷像相有珠二枚一枚已  
 腐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買錢在陳昭家令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  
 設齋懺初工人復相誅時展轉迴想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  
 餘而同學苦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已未備嬰痛  
 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誅故苦誥之中時有同  
 息感恩云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之  
 乃稍歇 用上座了十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第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卡佛  
 第屢訪取以病廢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

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緣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爲  
腰帶不百日復得惡病發病之始起腰帶處

原下十六

宋少川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五十三歲一餅  
全爲信宋祖廟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  
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卷一百七十六

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州刺史劉韜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  
旃檀製以爲像之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索無從遇几微睡  
見少門法敬叔云此乃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杜惜之苦求不得也敬  
叔問其父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嘗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

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先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

案廣記二百五十六引冥祥記云何叔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緇衣杖錫來云縣及何家祠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

晉新整庾紹之小字道微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皆械跌至腹械甚重地而坐協問何由荅得未顧荅曰暫蒙假歸而卿親好故相遇也協同鬼神之事言輒漫賦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却制可勿宰牛食肉之時勿啗物心協云五臟與肉乃有異邪荅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其同親戚因談世事末復來協時與甘米莫法因為設之法至杯不飲云有



某莫氣協曰為惡邪答云下安皆與之非獨我也似此之人語聲高壯比言論  
時不覺惶且有頃兒遂之未聞厥声杜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得復  
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以為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廣記三百三十一

郭銓字仲衡義興初以壹州拒玄被殺及元嘉八年忽乘輿鼻從顯形謂女  
壻劉胤之曰僕有通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之去有通爵令世夫  
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於耶女問當何處設齋答曰可歸吾舍候然復設  
辦會畢有人祚銓信與胤之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

百二十四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泰始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赴于將曉間如  
夢見炳來陳叙闊別訊安問之既而謂赴曰吾等平生立意若論常言生為

馳役於外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帛共相贈遺出  
 途此事亦復如之遊同罪福竟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徑教所說不盡符  
 同將至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美惡大科明不與也然殺生故最為重禁慎  
 不可犯也遊曰卿此戲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該卿教詣書  
 時司空王僧虔為吏部炳逢世為其府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遊曰闊別  
 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難何不見住炳曰止暫未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不  
 容得妄悉揖別而去初炳未周夜遊亦及了不覺所以天明得覩見炳而  
 跌去遊下牀送之始踴履而還暗見炳脚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面是餘  
 地從皆周云

○

晉趙泰字文和清和貝邛人也祖父清太守泰尉察孝廉公府辟不就精

思聖典有譽鄉里之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

下床于地心煖不冷<sup>色</sup>屈伸隨意<sup>人留脫</sup>死十日忽<sup>平旦</sup>醒喉中有声如而俄而蘇活如初

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左二人夾扶泰腹徑將东行不

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sup>崔</sup>高峻城<sup>色</sup>青黑<sup>排錫</sup>遂將泰向城門入徑兩重門有瓦

室千數千間男女大小<sup>位</sup>數千人行列而吏皆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sup>簡</sup>以科

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而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sup>何事</sup>閱視名簿

訖復遣泰南入里門有人著綈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同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

善<sup>祥</sup>惡<sup>罪</sup>汝等以實言也<sup>罪</sup>以收遺<sup>罪</sup>亡<sup>罪</sup>部使在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



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秦為水官監

作吏將二千餘人運少稗岸晝夜勤苦必轉泰水官即督知汝獄了給泰兵

馬令衆行地獄所至汝獄楚毒如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頸露髮裸

刑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遣此人抱臥其

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履焚之罪人身首碎墜墮涕翻轉有

鬼持叉侍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折高磨不

相老枝葉皆創為人眾相警自登自攀若有欣<sub>適</sub>而身能割截尺寸離

執奉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奉出獄門見有二人齋文書來<sub>後</sub>獄吏

言有三人其家為<sub>於</sub>塔寺中懸幡燒香赦解其罪可出<sub>後</sub>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

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用先大舍有三重門朱彩照若見此三人  
即入舍中泰止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  
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少門三侍甚眾見府君未恭敬作礼泰因此  
是何人府君致敬更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  
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城在此到者奉法眾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  
用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  
而去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在當於此城  
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外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周檻  
彩飾有數百局更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悖悖朝生莫死劫盜者當作偷





會皆命子孫以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後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  
時有太甲大夫武城孫豐之園內疾常山制伯李等十人同集泰舍歎由尋問莫  
不惓然皆即奉法也又三百七十七

李清与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  
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曰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  
出門見一竹輦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  
吳敬同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暴惡敬便兩淚言知吾子孫如何  
答云且可敬云我今得脫汝能料理吾家否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

達道人在安司甚被敬礼告告之遂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廟并安所起也

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衾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世時  
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苦世果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而明  
出當相助清遠先舉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閉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移新僧  
達云世當革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平橫我受持勤苦而不  
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泣曰此人僧達宿世弟子忘失正法  
方將受苦先緣所遇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痴人當易拔濟耳便  
遂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取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  
如其言忽然至家中啼哭鄉親塞堂欲入不得令買材還家人及客赴  
監視之唯尸在地清入至材前聞其尸臭自念悔遂得外人逼突不覺入少時於

是而活即管理敵家分宅以居於上歸心法寶勸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  
晉少門支法衡得病旬日止任三日而蘇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宿夢舍古教處  
不肖受之俄見有鐵輪上有爪待西轉未去持引之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  
人當輪立輪轉未輟之輒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  
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法舉吏謂衡曰道人可去於上仰首見天有孔不覺  
倏尔上升以頸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皮船及諸天神人衡甚踊  
躍不能得上底而復下所將衡云人笑曰見何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中船中  
行船使為舵工衡曰我不能持舵疆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公衡不曉捉舵蹉沙  
洲上吏司推衡以法左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遠浮吏乃



原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臺上有少門甚衆聞怪唄之聲衡遽去極之空  
有十二階始頭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牀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  
以手中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於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上見平地  
有一井深三四丈墻與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若何得  
成井雖見法柱故侍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狗不嚙汝衡送水邊亦不見而來  
船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為  
至行少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

卷一百八十二

趙石長和去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病月餘卒家貧未及殯殮徑四月而蘇  
沒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沿道在長和前五十五步長和行有逆疾二人亦逆緩速

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足棘中身跡傷裂  
地皆流血見長和獨行于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瓦屋御樓  
可數千間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芒屨袍四縫臨窗而坐長和升之閣上  
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十餘年長和依舊憶得此別時也相語中有馬放孟冰  
夫妻先死已積歲閣上人曰君謬孟冰不長和荅曰我閣上人曰孟冰生時不能精  
進今恆為我司婦除之役孟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郭一房曰孟妻在此  
也孟妻同窗見長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曰石君遠時可更見過  
寺因詣寺也俄見孟妻執帚掃葉自西來三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  
起積進為信耳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血肉法不誑口性耐尊經救世疾痛問

上人曰所信不妄也語久之問上人問外緣主在富樂石居緣勿謬濫也主在按  
簾餘三十年問上人曰君欲歸不長和對願歸乃教主在車騎兩吏送之長  
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峙之具候也至家惡  
其尸不啟附之於屍頭立見其也妹於以推之踰屍面上因得蘇法道人山  
時未出家聞長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在咸和時人也 又三百八十三

王鍊字玄明琅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瑛晉中書令相後有一胡沙門每曉  
詠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必生得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  
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之必歲餘而鍊生焉始能言  
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後其產出



又自然親愛法胡適於漢人咸謂少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陳遂為大名云又三百八十七

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心一年母又產一女十歲歲謂母曰前時刀小何在母曰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云邪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終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歸之靖曰可更取數箇刀子令置一處令女自後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慶三云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秦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鵝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徑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了不淨唯坐側有

唾壺既撤去壺印復見此人送爐於前未至席徑見二爐既至即合而一然以此  
神人所於女蓋爐割耳

案初學記二十五引冥祥記云貴崇先少信佛常以鵲尾香爐置膝上  
其文不具今以廣記一百十四引法苑珠林補之

沙門安法因言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自屋墮地旋迴而去

御覽九百四十六

俗說

都僧游晴巖中汎舟一曲忽輒作一篇詩謝靈壽見詩歎曰青巖

中曲復何可窮

太平御覽六十七

陶夔為王恭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督護）參軍在坐陶於

坐作詩適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犹更思補綴及坐

寫其詩已先呈陶詩經日方呈大怪收陶參軍乃復寫人詩陶愧惜不

知所以王必知陶非（祖）盜遂彈去寫詩已（桓）同二百五十九

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元園下桓同其美彈爭便呼之既至取筆令彈

謝景仁為  
豫州主簿  
在桓元門  
下同其美



今此彈之  
周中教秋風  
意氣殊遠  
玄心此意之  
事也七三

謝即理弦撫弄因歌秋風意氣殊遠

同二百六十五

人取謝以指射又五言七言

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同遠國慕容鹿餉謝白狼耽一雙謝時年

十三一作慕

同二百四十一

釋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眉臂如劍將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

菩薩

同二百六十九

有人詣謝道安云向在劉丹陽宅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所贖

多髻奴云耳

同二百七十四

宋禧是石崇妓保珠弟子有色美吹笛必在晉明帝處帝源篤群臣

進見後出宋禕帝曰卿此人誰欲得之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  
賜臣即與之同三百八十一

王僧敬神明俊徹為一時之標桓元時集取賓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  
坐却不得覺有餘人坐于王便覺殷仲文謝靈運為佳王僧敬兄弟列  
坐齋中見之若神小人從后而過皆肅然毛豎同三百九十二

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牧葛郎自云賊走而騎馬昔桓車  
騎以百足布置埤頭令豹奴乘而追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此  
葛郎與馬齊欲至埤頭去布三丈許追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同三百九十四  
又三百九十五

謝僕射陶太常詣吳欽軍坐久吳笛吹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食  
比得一歡食臥無復氣可活 同四十五 又四十六

桓宣城喪父家至貧孔夫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桓溫以弟買得質  
羊主家富謂桓言僕乃不須買得即為質但郎家貧幸可為郎養  
買得即可車騎中也汝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猶  
汝之呼表同公談我答云不汝桓公曰我昔日買得即也 同四十七

王孝伯起日王東亭殊愛惟時住在募士橋下持藥坐里左側託其所念小  
俞翼令在門前若見人騎儻從東出便可取藥比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



便進此王法翼世更看定非友人王法翼世殺我 同四下六十九

謝萬詣簡文萬未無衣懷了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懷即呼便入萬著白綸  
巾鵲氅裘履板而前既見共談移日大笑之 同四下七十五

劉真長少時在丹徒家至貧後芝履以奉母 同四下八十五

宋琇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琅邪郡門表山松為琅邪太守每時輒乘

輿上宋琇葬作行以難歌 同四下九十五

桓公公作謝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侍云鳴鵲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

未人思 同五下五十七

劉柳為僕村傳述為左丞傳大讀書而不解其義劉唯讀書壯而已傳述劉  
云正讀十二卷何足中人劉道傳云讀書雖多而多不解可謂書簾 同六十六

張敦在彭城傳似與歸東傳亮時為宋臺侍中下舫中與張劉張不  
起授兩手指著舫戶外傳遂下執其手就視張面云櫓是桀中之不  
臧者便去 同六十七

謝仁祖年少時素著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父謂素之仁祖初是自改  
遂為名流 同六十八

車武子歸大奴夜恒出掩襲車上必呼其婦先顏延夜宿共眠取一袴裙掛著

屏風上其婦果未拔刀經上牀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止其父於上懸屋而退  
劉真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劉方回數出南射堂射劉往市囊醵以注村車  
邊近人等不看射劉過初不迴顧方回異之遣問信答云走母朝未得食至市  
貨醵不得展指以適劉呼之使未與共德覺其佳

同六九八

荀令子為荆州刺史荀婦大妬恒在介小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去時  
為中兵告軍未詣荀詭為傷了已訖為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  
在屏風裏便詆桓云桓非軍中人詎了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同七六一



謝萬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萬眠常晏起安時朝便往往牀前

叩屏風呼萬起

同上

阮籍語

王湛語

王湛語

王湛語

顧虎頭為人畫廟作嵇阮而都不正眼睛主問之顧荅曰那不正於正於便後

同上

律于木年少時嘗夜夢見鳥从天上飛銜繖樹其庭中以此凡三出銜來作

思而去徐必果得微家以思之

同上

何夙天顏延年俱為郎何夙天顏曰霍霍裏是竹柳荅曰此皆後何解耶

霍霍裏是卿

言腹中言所有此是霍  
此言世俗相調之辭也

同上

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服除後經年病瘳

同上

桓元取羊欣為征西行軍參軍元愛書呼欣就坐乃遣信呼顧長康與共論

書至夜良久乃罷

同七百五

殷伯才為何季思參軍在潁陽與何共標蒲得何百萬便住何大怒罵

殷

同七百五

羊元休作吏部郎被石見以有付詔未始入門其兒靈兒年十許歲見付詔

詔其父曰兒知也正當圍碁耳

同七百五

桓元寵丁牛期食畢便回槃与之

同七百五十八

毛泰買一玉雀八分

同七百五十九

王慶為襄陽都督心之德爾時西中帝盛起還傳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  
貴人試作貴人行者驅逼不得已王便行實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而婦女其碓下

春  
同八百四十九

王少敬王夷甫呼錢為阿堵物既還出赴謝公主簿造會下而共抑散其夕  
手自抱錢竟明日已云何至須阿堵物  
同八百四十九

桓璜性嘔噦犬大司馬每曉璜時便从兒索食  
同八百四十九

王東亭嘗之吳郡就太公宿別太公設豆藿糜自嘔一大甌東亭有難色

太公遂進半甌  
同八百四十九



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劉父軍从京還鎮尋陽以一隻鵝為父軍別純蒼色頸長  
四尺許頸似龍此一隻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鵝 同九百五十九俗記

王亮歷年十の五時の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核柳妃之執王手謂曰  
王即謝叔孫可希周旋否 同九百五十九俗記未該也俗說之誤不

詒林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酒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在剡乘興棹舟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

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

卿覽十二

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傳以粉夏月而熱湯餅既啖大汗

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同上 又一百五十四 又三百六十七 又三百七十七

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美

同上

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同二十七 又三百五十八

又六百九十九  
未有時字  
始信之字  
解與同字  
又聖王記十九  
引與卿字  
十一同惟疑  
下九與字  
字以字

劉真長見王丞相時盛夏王公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陶

吳人以竹為陶音楚敬切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以何對曰未見他異唯作失諫耳

同音

諸公游曲阿及胡狂風忽起船傾殆公已碎乃曰此船人皆無可以招天體

今惟有公多塵澤正當以厭天歎耳便欲捉公擲水中公懼言計

惟大呼曰季野卿念我

諸公諸君曰也季野亦曰字也

同音

陳協數日輒進阮步兵池一壺必晉文王仲九就堰阮年協文王用

之堰地得古承水銅瓶六枚堰遂成也

同音

大悔輒必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其為謀身之計王曉世宏來在戶外請



人不容之。曠乃別壁觀之曰：天下大凡此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也。還而內之。遂建江左之策。同下八十四

太傅村有三才裴邈、潘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外長才。同二百六

劉實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茵褥甚麗，而婢持錦囊實還。還笑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崇曰：是廁耳。實更往，向乃守廁婢，而進錦囊。實笑美。

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如此廁。乃如他廁。同一百八十六

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sup>備</sup>，皆佳麗，其深飾置甲煎沈香<sup>莫</sup>，不畢備。又布

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sup>大</sup>為將軍，年少往脫衣，衣甚新，衣色傲然。羣婢

謂曰此安必能作賊同上又五下

袁真為監運范元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選不失護軍袁

曰卿何乃人中作市井同二百十五

晉孝武如與袁嘯父飲亡不醉不出臥臨出拜張不復能起帝因呼人

扶上殿扶袁侍中嘯父吞曰臣主未及扶醉未及死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美之勅左右疏其語同二百十九

庾公欲伐王公先書與都公曰老賊賊專欲輜張殿中將軍舊用

才學士以庾視聽而頃悉內面牆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教外之眾

以除君側之患今年之車費不濟矣 同二百十九

王監田少有處稱王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之而地同未時朱茂便盛

田不若直往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樣不處行以云處 同二百十九

打公為楊外有葬親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楊外常有糲米以賑

孤寡乃有萬餘斛雲存內中面見道帳下空素求架此未付帳下

何公曰何次道義不為孤寡爭粒 同二百五十八

法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

素輿葛中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因而歎曰可謂



名士

同上三百七又七二又七十七

陸士衡為河北督已被用構內懷愛德同衆軍擊角鼓吹謂其司馬

孫拯曰我今因此不如華亭鶴唳

同上三百八又四十九又五十七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為甚嘆左左取甚皮袴褶上馬持鎗數迴或向

劉或慨殷意氣始得雄王

同上三百十四

張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容貌相類時人云邕坐衡之衣身

同上三百十五又三十九

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被頸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言餘言異

曰被頸者欲吾民民為理髮洗盤者欲使吾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吾愛

民亦赤也 同三百六十四

賈克同好皓何以好判人面皮皓曰憎其怒也 同七 又三百六十五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曰勝於人布置以後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轍

下 同三百六十六 又三百六十四

傳王武子而武帝固恭孫皓看王曰不歸命何以好判人面皮皓曰見之礼介居

左則判其皮乃幸恭局武子伸脚在恭局下 同三百六十五 又四百九十一 又五百三

劉真長病瘵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既見其如此乃牽手指之云君之厄

為何以自飾飾則便幸被覆面背之不忍視 同上

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正漆神化中人

同上 又三下六十二

系與凡山亭

吏輩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稱之難其大臣乃作大秤

挂壁業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稱有幾斤業曰陛下欲稱臣耳乞煩復

勞聖躬於是稱業果得千斤 同三下七十八 五八言冊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未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

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朝飲視如足行死不得亦

矣 同三下八十七

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重鼻至旬月汝下年少乘車從門前過曰年



少甚堪憫便隨車同為惡為善介劉曰令君亦堪憫母亦堪憫同上

王太保作荆州有二兒一作一兒不一作不善舊堂一兒留葬太保重弟曰不忘故鄉

仁也不患中土遠也唯仁亦遠矣二子有焉同上

胡庚午姓黃五月生父母里一作應中投之于江流下胡同小兒啼聲往取因

以為子遂登三司庚心不悅本欲服世以為機同上

王武子葬夕一作子荆哭之甚悲庚寅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坐曰一作好哉

驢鳴今為卿作驢鳴因作一作體一作其寅寅莫不笑外同笑輕謂曰

君不死令王武子死寅寅莫不皆一作怒同上

又五下五十二  
引五下五十八  
八男同葬  
怒下有佳更  
之間或悲或  
怒或笑云云

驢鳴今為卿作驢鳴因作體其寅寅莫不笑外同笑輕謂曰

王武子死寅寅莫不皆怒

董仲道嘗在東宿與王孫隔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必為孔必果為孔哉  
同上

屋鵲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相表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

尸表道上行環同三百八十九又五百五十一初見記

弔王武子正笑見如子荆驢鳴變聲成笑同三百九十一

如魏武帝重臣父之朝世入

甚昭失勢久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休儒正朝大會休儒作甚衛尉

言昔

蹄由叙太祖時乃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為司徒同上又四百八十八

在馬融門下

馬融竿渾天不合召鄭元令一竿便決及元業成碎歸融心忌焉元亦疑

生書

有進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殿融果轉式或欲勸進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橋水

上據木此必死矣遂意罷同三十九十一又六十九十八

王子敬在齋中卧偷入齋取物人懽裝一室之內思之不不子敬卧而不動偷

遂復登厨楊欲有所覓子敬因呼曰偷兒青既至我家舊物可特置不不

小犀賦始知其不眠衛悉置物驚走同三十九十一又七十八

賢古國之化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書曰惟后非賢不不惟賢非后

不食昔古周公休大聖之德而勸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而使周公

驕而且老士亦高翔遠去同四十二

君子之



祖約少好財阮集好妓至常自往常同赴一果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祖見  
料視財物案至併去不尺餘兩小簋以置背曰候久障之意未就平或  
有詣阮正見自懷妓因喙曰未知一生當共幾量妓神甚困暢亦是勝負如  
下也 同三十八九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尔嘯咏良久立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同上

何公為楊所款有華氏乞數萬錢而帳下多有楊亦常有楊米以賑孤寡  
乃有千餘萬斛雲春為以中面道帳下空索求糶以米何帳下何公曰以道

見

義不與孤寡爭粒

同の百三十一

晉王敦與世儒議下都世儒以朝廷有亂且唱兵端自古所難陳爭甚矣仲  
变色曰吾道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茲邪阻遏義章王法焉得相和  
因目左右令進世儒正色曰君等威害先今又殺弟自古多士豈有如此  
舉初言畢流涕數意乃止

同の百六

王延少知貧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語之汝本寒家兒仕至二千不可止也延不  
止以為尚書勅魏不忠於晉被收流涕母曰恨皆不從勅以致今日母氣威容  
謂曰世為子制孝為臣制忠有何負哉

同の百四十一

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同裴氏知人乃稟粮寄載入海从之未至裴家

少子見一人著葵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同逸民家素午荅昆何同夏同

同其名知人故从會稽來投之裴曰身坐逸民明王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

又嘉其志局乃用为西门侯祚此家知名

魏武特見匈奴使自以刑酒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使僕合人同曰魏王何如使荅曰魏王信目自雅望非常然鼎頭捉刀

人此乃英雄魏王用之馳書殺以使  
同四石のあ  
又七石と九

祖士言亦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女疑之士利如錐卿燕伏之士鈍如樞祖曰我



鈍樵打世利錐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樵

同四

劉道真遺凡於何自牽船見一老嫗

宋桑維翰調

掉槽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机利杆而掉

宋

槽女老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同上 又七下九

李陽大俠士庶之不傾心為此刺史情之較盛一日詣教百家劉賓客

常填門

同の下七

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仗丁觀陳說征吳攻取之宜衆皆

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馳還才自繫馬遂墮地士心是知其必敗

同四下九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不悲既去左右曰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

密雲乃自旱雷

同上

詔康帝信誤致王公

明帝出封王公用詔未未勿使治城公知既視表若曰伏侯明詔似不

通

在臣用臣閉無有見王明帝甚愜數月不欲見王公

同の九十九又五九十三

周伯仁過江恆許上有姊喪二日嫂姑喪二日埋也

同の九十九

周伯仁在中朝飲一斛此過江雖日許然未嘗飲一斛以其無對也其無對也是有舊

對忽从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共飲之既許伯仁得睡覺同共飲其何

在曰而相同得睡不若不得睡伯仁曰異事使視之暫爾而死

同上

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語含正容曰所談已多不煩復尔

同の九十九

裴秀年十八有金望母是婢而嫡母妒經令秀親役必大集家秀母下金泉  
宿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使之同五百

王藍田作會稽外法諱荅曰惟祖惟考四時所祀過無復諱徐觀表不諱太

子名義與太守諸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收以時議其可否禮收議

與尚準正聊幸而見以論之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

人國之小君之一作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記前臣名又周

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可無諱也

同五百七十一  
按徐觀以下似非漢林文

祿中散夜燈下憐吟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單衣帶草祿



視之既熟乃吹然臧之曰此与魑魅爭光 同五百七十七 又八百七十

桓宣武外甥恆在生故昆邑 桓宣武母心指昆邑曰名士國亦操斯器 同五百八十二

孫無公作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以遺付教令作敬夫人碑即人云故寺有才

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意之 同五百八十九

宋公為青外刺史 禁書記 其多鬼論其精莫能屈 一 萬中何刺 必有書生 《書生》 指岱談論以及鬼論

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池我輩子血食二十餘年 《晨有青牛》 剗再奴所以未得相

困 《今奴已死》 得相制美言 《池》 去明日岱 《同五百九十五 又八百八十九 又八百九十九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郡人因寄百餘函書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

然與歷山學堂

曰沈者目沈厚者自厚殷洪為不能作事書部

同上

王右軍為金枝謝公之牋低庫日中惟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云逸少不

武

節 同六十五 江表元二十一

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之時有人心處便覺恐入元門

同六十六

王子敬疾馬失功令首罪答曰無所忘首唯遣都家女以為恨

同六十七

穽中散夜渾身忽有一息着械未數其手快曰君一信不調中散與岑憐之聲反

清婉同其名不對是是蔡伯喈伯喈將止亦被械

同六十八

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在生王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乎

同六十九

法華十

晉明帝年少不倫常微行詭喚人以衣帻迎之涉水過衣帻悉墜元帝已不

重明帝忽復有以此為無不度理既入帻不正元帝自為正之明帝大喜

同六十八

謝萬就安乞表乞畏亡答曰君妾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亡無復勝

綿古以三千斤綿與謝

同六十九 又合十九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彈琵琶作大迴曲

同六十九

桓宣武性儉苦奴禪上馬不調棍敗五刑還家

同六十九

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婢文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得行乃更如他廁

同六十九

許元度將力出都婚許人同是元度弟欽逢之既見乃甚愛便欲嘲弄之元度

力思張人



為之解紛人遂而獲免犯境則其去歎曰元不為弟婚其施于王戲少降同文下又云王

大將軍利周伯仁以步降統之經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廢何以不取

其前所周家然必收之同上

傳信實母母以高廟病恆驚悸信乃取雞鴨去毛咸里承塵上行於地教母輒恐怖同上

胡母昇國至相如生廢子劉收子午時午時三秋中傍搖扇視了其兒子先

以容顏謂曰昇國復何為自始伊威同文下

庾翼為荊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氣上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匠者先

居其下復位繫奏夢牙先聆其音翼之上廟以好不以新季某同之曰此人

男其子其子

宜在帝左右 同上

康法暢達康公提塵尾至微公曰塵尾適屬何以得在左右曰康公不求貪也

不亦故得在耳 同七百三

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之崇以鐵如意擊之应手瓦碎愷声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

氣溢目者六十七枚愷恠然自失 同上

劉承允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公皆少而周旋同其至共載看之劉侍被囊了  
不亦王公言神味亦不相妨俄頃寢退王庾甚怪此意未就解溫曰承允好賄

初下必有以室者有市井乃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行玩正乎胡父諧要諧要  
同七下

石棠厨内西婢持錦囊是事也同上

間文為撫軍時所坐牀上座不聽左右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同七百六 又九百一

魏武云我眼中不可妄近之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慎之必乃陽陳眠所幸小兒常

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尔莫敢近之同七百七

傅信字思遠父喪哀慟有之母憐之而以錦被蒙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謂之

曰仰面由之傷四方是則如何有喪錦被蒙上即奮衣而去自以寢笑絕百



許日 同上 又八百十五

大將軍收周侯至石盤坐南門石盤石將刺之送已禱與周 同七百八

任元襲為先禱動羽翹往詣之見門吏憑几視之羽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不為礼任  
便推之吏蒼云得將体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羽曰直木橫施值丈兩足便為

憑几何必孤鶴盤膝曲木抱腰 同七百十

范汪至時嗽梅人至一斛齋口口口嗽須臾也 同七百十七 又九百七十一

石崇厨置甲並粉沈香什之屑 同七百十九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某荀令劉為量水矣 同七百廿人

孔君平病困庾司空為會稽者之同仇甚至為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將死不同為國寧家之術而反作兒女相同庾同迴還謝之語其語言

同上

王右軍少嘗患癩一二年輒苦以公荅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

智米寄暢山水陰清冷間下解歷落松竹林既堪左右補之讀竟乃歎曰癩

何預盛德耶

同七百廿九

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付授而已融常算得天不合召元令

弄一轉便快東咸駭服

同七百五十

王中郎以園基為坐位亦以園基為手談

同七百五十三

豫章太守顧劭少相雅之子在郎平時雅方盛集僚屬園基外信至而魚

兒書雅神意不變而心有了故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選果寧有喪

明之責耶於此歎於散衰顏色自若

同上

王藍田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

王述也

投於地

同七百六十一

阮阮以大盆盛漆木勺數枚也

同七百六十二

晉張載字孟陽甚瑰每出為小兒擲瓦盈車

同七百六十三

陶太尉既作廣外優游無事常朝自運甕

輟也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

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為尔優游不復堪事

同七百六十四



潘安貌美每行走姬以果擲之常滿車中

潘安貌美每行走姬以果擲之常滿車中張孟陽至槐安行兒以瓦礫擲之

亦滿車 同七下七十三

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真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耳

王長史語林道人曰真長可謂金石滿堂林公以語孫興公興公曰語不得耳

中朝有人詣王太尉高王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因往別國見李宣平子還謂

人曰今之行車目皆琳琅珠玉 同上

王夷甫然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同上

手子似荆山下王殷欲殺之平子恒持一玉枕故不得殺殷心矯平子左右而口持

下牀去逐殺平子

同八十五

王仲祖少有達曉鏡自翫曰王用山船生此兒又造貧帽敗自以刑美乃入帽肆就帽姬戲乃得新帽

同八十六

蘇峻於平帑藏空狂餘數千端展練王公謂汝公曰國家凋弊責卿不致但恐囊橐不售吾當以汝賢名製陳服之月日用囊橐大售端至一金

同上

杜預王式少有馬癖和長輿有錢雇

同八十七

不崇恆冬月得韭韭王愷貸戎帳中督云是掛韭根雖以多苗耳

同八十八

不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王愷乃密貸棠帳下都督曰豆難煮唯豫作熟

夏以白粥投之 同八下五十九

浴下夕林木炭口入栗，狀羊踴驕豪乃搗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以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溫火熬，既熟獸皆用口內人赫然，此豪相若皆服而效

之 同八下五十九

顧祖為揚州從子月旦吉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辟，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机車，過祖先在車中，覓龜夷然不動，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

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龜不輟，徐之，乃曰：「此中最是班荆地。」 同九百五十一

謝太傅問汝子姪曰：「汝何豫人？」而政啟使其佳，新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



壁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同九十八十三

毛成伯既負文才器常植室為蘭摧玉折不作蕭茅艾榮

同上

玄中記

晉郭氏撰

姑獲夜飛盡藏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隱飛好取人小兒食之今  
 時小兒之夜不欲夜露者為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為誌即取小兒也  
北戶錄卷一  
 上二字據上文補

衣毛為鳥脫毛為女人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  
 得其所解毛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取毛衣飛去一鳥獨不去男子取為  
 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兒  
 得衣亦飛去  
同上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桃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

○初出光照此木天雞則鳴羣雞皆隨而鳴也青民要術六

○木子大者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龍同十



元中記

至理此下有南字

南麓之東有一國五  
七百里其地役

至有廟國二字

郭氏撰

玉門之西有一國中有山一上有八歲一出石磻反林數千輪廟中

名曰雷雷磻給雷雷磻用以春雷出磻日減至秋而盡師覽十三又五十二

東方有柴都焉在竹國有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電从

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為柴都同十又七十

崑崙西南山周四三萬里巨地繞之得三周也長九萬里同廿八

北方有鐘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同左目為月同左目為事

同左目為夜用口為春夏閉口為秋冬 同上

年有柴都  
有山一上  
有泉水如  
井狀深不  
測至春夏  
時電从  
井中出常  
敗五穀人  
常以柴塞  
之不柴塞  
則出也故  
號為柴都  
同十又七  
十

玉門之西南  
為雷磻  
至東有一國

同左目為夜用口為春夏閉口為秋冬

國之內有湖  
國之聚之本  
砥柱于枚  
名曰砥柱  
砥柱者雷  
出砥柱至  
秋而砥柱  
東歸下五十二

東南之大者有巨鼓連焉以背負蓬萊山同上

天下之洋者東海之大堆石焉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之故水東流而不盈同五十二

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為三孔西北通崑崙同五十四

天下之多多水焉浮天載地高下多不至萬物多不潤同五十九

天下之溪去東南之沃進焉水灌之已沃進焉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同上

天下之弱焉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

漢桓帝時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从河中出直走邊桓帝使人追之太尉萬載神異記

何公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輒走逐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

然與月山學堂

漢桓帝出  
游河上忽有  
一青牛征  
中主五王退  
桓帝邊太  
尉何公時為  
殿中將軍  
為人勇力主  
往還之手  
攬其石星年  
見公乃主星  
河漢軍何  
公進幸也  
公亦

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殺之此青牛左足萬

年木精也 同二百廿九 又九丁

朱格好其民服役依海病際產子以沙不自擁不食米生食魚以為

生氣 同三百六十一

丈夫氏殷帝大戊使王英孫某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

衣以木皮終身其妻產子二人從背脊間出其父則死是為丈夫氏

去玉門二萬里 同上

尸素作鏡 同七百五

召見子工里



奇肱氏善巧幻為飛車从風遠行同七百五十二

扶伏氏去黃帝軒轅之臣曰厥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心是為扶伏氏去

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同七百九十五

珊瑚出大秦西海底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黑食飲同八百七

松脂淪入地中千秋為琥珀同八百八

馬瑙出月氏同上

車渠出天竺國同上

大秦國有五色琉璃紅色最貴同上

木難出大秦 同八百九

鉛錫之精為老婢 同八百十二

銅之精為奴婢 同八百十三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太長尺許小如稻米欲刻

玉時當作大金鑲著手指間用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環中以刻玉 同八百十四

元菟北有山上有花人取紡績為布 同八百十五

大月支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愈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為牛

異漢人曰吾國有虫大小如指名為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蚕也 同八百十六

大月氏及西  
胡者牛名  
為日反牛  
今日割取  
其肉三四  
斤明日瘡  
愈漢人  
不知以為  
牛

召其子口且

化氏公葉三年化時以自裏外垂績九年生翼十年而北去琅邪四萬里同上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禁國之北扶南國之西从四月而火生十二月

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

落以中國穴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為薪

燃之魚片時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同八百二十八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夜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名為帝少女一名夜游行女

釣星一名隱飛鳥魚子毒取人子毒為子人壽小兒不丁謂其衣此鳥皮即取兒也

荊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捕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法



笑面具正  
降中有  
色山有洞  
庭空初  
子說八

鳥羽鳥各走就毛衣

此

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少以婦生三女其母以令女同父衣

在積稻下得衣飛去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飛去

同八百八十三

又九百廿七

千歲樹精為青羊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

同八百八十二

又九百三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解夜出盡藏人不見夜聞其声千歲蟻蜂食之

同上

昔高辛氏大戎為刃常言曰有討之女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

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

封為狗氏國

同九百五

召見子口見

○五十歲之狐為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

同八百九

○百歲鬼化為神

同九百十一

○鉛錫之精為狐狸

同九百十二

○城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

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同九百十八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過尾其尾刻三百里為血

同九百廿五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鰐鰕一鰐鰕加於山身故在水中

同九百廿三

○百歲服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千歲服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同九百廿六

○蛭蟪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同九百五十三

○水狐者視其形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

○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同九百五十三

○千歲樹之枝中央下の邊高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 同九百五十三

○大樹之山西有採華之樹服之則通方國之言 同上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 同九百五十三

○天下之高山林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蛇而下屈通三泉 同九百五十三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必惡



伊洛與唐  
 其同俗氏  
 宜其去  
 門一葛兒  
 其俗百  
 龍跡之民地  
 宜其去  
 木根同上  
 打城其有  
 池穴如洞  
 宜其去  
 座山同上  
 丁零之民  
 地穴其去  
 食其肉  
 氏雖其名  
 或名同上

然則府中學堂

而伐之連日不尅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曰曰豈柰吾何鬼曰若便三百人

拔豎以緣繞樹豈不斂汝樹默然不亢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

牛逐之入澧水 同九百五十八

木子之大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龍 同九百五十八

負立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粒庄之 同九百五十八

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且繞樹有一牛出迎之走入河於是秦王因之是

豎所也 書飭百廿 天三大秦國之金所鑄 又其世 五肉之葉勝腹腫膝

東海之東有樹名曰白蒙其汁可為脂色白如脂味甘又下之 又

荆州有樹名曰白蒙其汁可為脂色白如脂味甘又下之 同上

其

关西具区隆中有包山有洞庭室 郭子仪八

小說拘沈懋本

敦煌石室所昇類書殘卷

藝文類聚

玉燭寶典

琬玉集

周元經

太平寰宇記

白孔六帖

莊子成玄英疏



校了

俗說

傅亮北征在荻中垂至洛陽見嵩高山于時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岳仁懷舊賦  
云負暄太室傍眺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里  
此書寫誤耳 穀耶也

宋神宗在堂教諸世子有國色善吟詩必入聖明亭宮 穀耶十八

張敷公彭城還傅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看船戶外傅還執手熟視張面  
云查故上蔡中不藏去便去 又二十九

桓玄寵丁期朝賢論了賓客聚集恒在背必坐食畢後回盤而之期雖被寵  
而謹初不敢為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又卅三

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溫府下桓問其善彈爭便呼之既至取爭令彈謝即理  
弦極爭因歌秋風意氣殊邁桓大以此知之 人のす

宋禧王不常妓綠珠弟子有國色美以面以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為羣臣  
進禧王出宋禧時朝賢悉見帝曰卿所人誰欲見帝人言阮遥集時為吏  
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同上

謝仁祖妻阮氏有國色甚美以面謝死阮氏誓不嫁却暈時為北中郎沒權計  
遂得阮氏為妻阮氏終身不與暈言 同上

江表在僕射主上欲用其飲度事語王淮卿可覓比例淮對曰臣嘗出外尋訪淮後見  
主上問臣何事臣已得例來淮曰謝琰在僕射飲度可琰即謂公之子也夷非其例

子遂不行 六四十九

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故以冰字思得云鳴鵲等長阜數日故以因自來人思 五十八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蔡口從瓦官寺前宅上手時表尾與人共在牕下圍蔡仲堪在

裏同表易義表在答外流圍帶不輟表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拱璋致難每有往復 五十七

四



校記

郭子

庾亮字元規，亮字也。亮字元規，亮字也。庾亮字元規，亮字也。

之曰元規，亮字也。亮字元規，亮字也。亮字元規，亮字也。

楊氏子，年九歲，聰惠。兄居平，持楊梅謂之曰：「此君家果。」答曰：「未聞孔雀。」

夫子家禽。亮字元規，亮字也。

許允之婦，字秋文，允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伐。」答曰：「新婦所乏，大矣。」

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此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此？備許有惡色，遂。」

相敬重。亮字元規，亮字也。

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嫗，謝其非常人，甚愛其歌嘯，乃殺猪食之，遂其食。



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周戒允曰明主  
下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  
掩覆為私朕與否不若不稱朕臣宜受其罪沈掩覆皆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  
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妾憂尋遂作粟粥待之經史  
允至又四十八

范滂字玄平在問文生後欲居引長史王仲祖也曰卿勉我王曰此亦拔山之力而助又五十五

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人食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  
甫晨起見錢因之命婢舉所諸物又六十六

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答曰刺史殿不敢夜行又七十一



○ 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喜色謂必厚供待良久沐頭散髮而  
出心復不坐乃拋胡牀在中庭曠野神氣慨然了了矜對意又十

語林

諸葛武侯持白羽指揮三軍 六帖十四

穰中散蛇下屏 今見一人 國書小史曰：穰中散蛇，武侯之術也。曰：取五蛇，懸於堂上，先六帖十四，穀聚而西。

桓子野及奴頌 六帖字二：西門案：謂善吹笛也。

王母教臥齋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厨子教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屋偷盡走 六帖九十一

謝尚字仁祖酒肉為鵲鵲舞一座傾笑 六帖九十五

楊脩字德祖魏初弘農華陰人也為曹操主簿南公至江南漢中城碑文背上列有八字其辭云黃絹幼婦外孫也孫也中公見之不解而謂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

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十里曹公始得令祖先說祖曰其伯色以他字也乃婦

少女妙字也外姓女子好字也蘇曰受辛辭字也謂他妙好辭曹公嘆曰實如孤意俗

云有妙言如漏沙里以之神也 琺玉集十二

晉太傅褚裒字季野於湖狂風忽起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船之人皆可以折天

隄也惟有孫無公多塵埃正清以厭天災耳 太平寰宇記八十九

人便欲振抑凡中好遺言計惟言味曰本野卿念我九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覺開室均仕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徧左思招隱詩忽憶戴

安道時戴在剡溪中便夜乘輕船就戴經宿方至既造門不而便近人問其故王曰

吾亦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裴君二

劉道真於何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探旅劇調之曰女子何不調和杆而探旅也答曰丈夫



何不跨馬揮鞭而幸船又二十五

道真嘗與一其索祥草中會見一父妃將二兒過並青衣調之曰青羊將兩黑姬荅

曰兩猪共一槽又

許玄度將弟出却嫁法人飲達之洗見乃甚厭便欲嘲棄之玄度為之作賓主相對其長嘆曰玄度為弟嫁施十重鐵步障又

鍾雅語祖士言我世祿之士利如鍾卿燕代之士鈍如樵祖曰以我鈍樵打尔利鍾曰自有神鍾不丁得打祖曰汝有神鍾亦有神樵又

辛恭靜見司馬太傅同鄉人荅曰西人太傅名聲數之曰在西路見西王母不恭靜荅曰在西乃不見西王母過車已見矣王公太傅大愧

至孝武好而虞嘯父飲此不遇此虞嘯父不復拜不遇此虞嘯父不復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此

未及此非分之賜而不敢當幸美之勅在事疏取語於此為風俗人相嘲調輒云好語

疏取又二十五 又四十八

劉道真子婦初入門遣婢度創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創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

明日語人曰手推故主神物一下而婢服淫又廿五

裴秀母主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妒狂令秀母就下食與之賓之見並起拜之答

曰微賤豈宜外此吉為小兒故耳主父母乃不敢復役之同上

桓野王善解音琴孝武祖宴西堂樂闋注周將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

詔其常吹奴碩賜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欲意氣敷揚吹破三笛末取睹

脚笛然以乃理洞成曲 又四十四

謝鎮西看紫羅襦據胡床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曲 同上四十四又七十

袁真為監軍范老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段遂不夫護軍袁曰卿何

事人中作市井 又四十八

許玄度出都造創其長先不談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果貴略言造詣逐九十日

一宿許流曰卿為不去家將成輕落京月 又五十一又五十五

劉其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宣武時有入心處便恐尺玄門 又五十五

殷浩看作豫章臨去人寄百解書洗至石頭看柳水中因呪之曰此石自沈厚

大自厚殷浩看不能作達 晉部 又五十八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同上

謝太傅同族子姪曰子弟何豫人何政不正欲使其往人莫有言車好者曰譬如堂南

玉樹欲使其生莊庭莊也之あハハナ

謝安武康侯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衣蒞事使人視武康乘素輿葛中毛願

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因而呼曰丁謂名士矣又ハナ

陸士衡為河北督已被同構內懷憂滿同衆軍至自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因此

不為華亭鶴鳴又ハナ

滿城武秋神廟惡風侍坐晉武帝屢顧看雲母愧武帝曰天之武云北牕留疏

隔屏風實密似疏帝有難色又ハナ

石崇與王愷爭豪富在洛陽以飾車服吾武卒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  
許枝柯扶疏世同罕此愷以示崇視之以鐵如意擊之瓦碎

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一斛米見借者為公作佳傳丁不為亦遂以  
多付

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丁飲此五斗吾當飲之妻如  
其言靈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命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信莫可聽

王中郎以圍棋為坐隱文公以碁為手談

范曄雖嘔梅人常致一斛在留信食之須臾而食

世說注  
此處情  
我之能情

姤記

漢書

卷

光緒二十九年  
光緒二十九年  
光緒二十九年

桓司馬以李勢女為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人往李門因扇斫之見李在

窗下梳頭髮垂垂地安貌他處乃徐下地結髮欲手向主曰國破家亡主

以至今日君猶見殺存生之年神色固正詳安懷惋主乃擲刀抱之曰見

何況老奴

人逐美遇之教即十八

王丞相帶夫人性甚忌禁制必相不得有侍卿時有妍步必加誚責主不能久堪

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男女成行以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歡望忽見兩小兒

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世出問此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逮旨乃云此主弟四

五弟汝郎車氏為妻不勝自思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



王公亦不覺出門狂患速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捉塵尾以柄打中狼很奔馳  
 方得先至蔡司旋從同之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不知王為信自叙謙志蔡曰  
 不同加錫物惟同短轆轤車長柄塵尾尔王大羞愧蔡司三十五

謝太傅刷夫人不令公有別房洗深好声宋以遂願主妓妻兄子外生等微達此

音其同訊刷夫人因方便祔同雖齋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同誰招此詩者

云周公夫人曰周公之男子乃相為尔若使周姥招詩當云也同上 附見五十二

京邑有士人婦大垢忘於夫不知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脚且喚便牽使士  
 人密而巫姬為計因婦眠士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絕而羊至  
 大驚怪且問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即君受成年若能改悔乃可祈清婦因

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哲師妃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  
羊遂復本形聾瘡遂婦見聾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幸其耶聾曰往憶噉  
草不美腹中難痛尔婦愈悲哀以復如忘聾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泣洗  
呼先人為誓不復敢尔於此不復如忘同上

秦中元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遠殺二兒為屋不立南室唯有廳事  
不作壁全在堂上冷然望見外事凡有暫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  
不痛打客若共休坐亦賓主俱敗却近有年少徑哭前指荀接膝共坐便問  
大罵推來乃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居之所同居者未必誤居事客曰僕不畏此  
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之跌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

5  
力即倒地。吳打垂死。苗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苗。云已遭狂人非。居之過。居便可還。苗然。以敢出。婦先來就苗。共方牀卧。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頸。擗着地。砍殺。方知。是兄。慙。恨。入內。兄稱。父命。而杖數百。以改悔。同上

淑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恆。而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而杖。輒。令。而。手。各。捉。絕。跗。元直。遇。見。婦。捉。絕。跗。成。衣。謂。吉。而。已。杖。失。色。怖。婦。曰。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同上



天下之多水水為浮天載地高下不至萬物之不潤 乾象八

天下之強在南海之惡礁島水羅而不已惡礁島山名也在南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  
之即清又

禹璽出月氏國又分四

車渠出天竺國 同上

松枝倫入地中千歲為茯苓 又八十八

千歲之松枝為千歲 又九十九

東方有大魚焉行在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石其海為之變紅 莊子說其魚一

玄中記

天下之疆在東海之惡隄焉水灌而不已惡隄在石也海東南方三萬海水灌  
之即消上帖百五

天下多古水焉浮天載地高下不平上帖百六

萬歲樹精為青牛上帖百六

崑崙山周三萬里巨蛇遶之三周長九萬里上帖百八

百歲鼠化為蝙蝠上帖百八 郭氏玄中記

顓頊氏有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管子終自端門至涿水王煥寶典十二

桃都山有大桃樹盤曲屈三千有夭雞唐作全雞注云玄中記云日出入此雞鳴於是晨雞惡心

鳴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震

原力一名樹一名黑字注云雲中記云一之也

五執華等亦以何不祥之鬼得而致之

推此以括地而以此中記無同注于下今人正朝是未注之文與並同也今多易

作西桃人主門旁以雄雞里中又此象也

玉燭寶典一

于歲境餘生角得食之壽子歲

玉燭寶典五

天下之治在萬之沃建焉沃建山名也在海東面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印南故水東

南流布不盈也

太平寰宇記二十二

彭城北有九里山有穴潛通瑯琊又通王屋俗呼為黃池穴

寰宇記十五

割而復生名曰及牛

寰宇記八十

吳國西有具区澤中有包山有洞庭室石入地下潜行通瑯琊東武

寰宇記九十一



移天子休于田中大穴雨雪  
六帖二

又曰吉日辛酉天子升于鳧脰之歡若帝之宮又五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駒南征朔行徑絕霍道升太行幸居于河又五

又移天子休黃臺之丘猶于平澤方降雨天子乃休日中又大穴公風雨雪又

又天子休若竹教之哀之二帖上

東方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大使言曰王於先天材而後  
 武年依紂斬首暴虐不仁而達其真祖以不為相猛獸  
 却百邪走魍魎或生寔命或生玄圃其形不嘗食竹飲露雷其  
 仁也愛人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若吼千人怖息牛馬百物  
 驚動情其神也立起風雲吐嗽而雨霧息於天王之林家於大山之  
 底心師師子其名極獸元帝使人喚一聲於天之雷霹靂別處後瑞注  
 按神記曰虜漢太宇龐企字子及自說其祖非罪繫獄時有悽怛氣行左右  
 因謂之曰尔若神法我國投飯與之食、今去而復來刑稍大數日乃羊及豕  
 行刑悽怛夜抵壁成孔乃破獄而出厥民自此世初悽怛焉

十餘祀曰周穆王時西戎獻玉孟光昭室至康中明水汁滿盈甘中香美斯  
之神靈然又

村物志曰張顥為舉相而父有鳥似山鵲飛翔近地令捕之墜地為圓石  
椎破得金印文曰忠孝侯印又

神異記曰獬豸色青又

禮天子侍曰天子獵于深澤于是獲玄狝以祭何宗郭璞注曰以將有子  
于河壽以獲故用之道也又

謝承心漢書曰方伯母終負土成墳焉鳥栖其墓樹又

帝丘

桑中在共中

後漢書卷二王寵誌云  
列傳志注引村物志

初祖

名高

周書王褒傳  
國語注也

歸作瓦

又卷五營造注  
式引村物志



小說叢書

二

玉函山房所輯

古佚小說九種

玉函山房所輯古逸小說目錄

青史子一卷

周宋鉏宋子一卷

魏卽鄆淳笑林一卷

晉裴啟語林二卷

晉郭澄之郭子一卷

晉郭氏玄中記一卷

宋東陽無疑齊諧記一卷

梁沈約俗說一卷



隋杜寶水飾一卷

青史子

依雲道新書補

青史氏 撰

古者胎教之道

戴神書無二字

王后腹

新書無

之七月而就宴

戴神書無

禮記

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

太宰神記作斗

而御戶右太卜

持箸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

戴神書無此及二句依新書補

新書作此

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神樂則太師縵瑟

新書作撫樂

而稱不履所求滋味者

新書無

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

調

戴神書無此及二句依新書補

而言曰

新書無

不敢以待

新書作侍

王太子太子

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

新書作王后九月就宴室

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神義東方之弧以梧、者東方之草  
春木也其牲以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者南方  
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者  
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者  
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  
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  
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  
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  
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

大戴禮記無太  
卜曰以下至此然

依此是補



後卜王太子名

大戴禮記作然後卜名

上無

新書作毋下同

取於天下無取於墜

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

新書作拂作字

是故君子名難知

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

新書戴禮記

也

正之禮者王太

子無屬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

子也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

太戴禮記無正以下至此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

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

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新書作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

以邪放非僻無因入之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

鳴而和應聲曰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玼珠以納其閒。珪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新書作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玼珠以約其閒。珪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鳴。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而敬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

大戴禮記係傳篇賈誼新書胎教雜事並引青史氏之記互有不同古者年八歲已下新書容經約舉大誼非原文並據參訂

喜史子喜設羅衣車方之姓也歲令更始辨秩車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羅祀  
祭也 風俗通義八



宋子一卷周宋鉅撰鉅宋人莊子荀子竝言其人孟子作宋輕  
韓非子作宋榮子要是一人也漢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注孫  
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隋唐志不著目佚已久莊子天下篇載  
其禁攻寢兵之事竝述其言案莊子雖有尹文竝稱今尹文子  
書尙存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鉅語據補佚  
篇附考爲帙夫輕以利爲言孟子以爲不可異懸君臣荀子以  
爲非然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亦自以其術鳴也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宋子

周 宋鉞 撰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

莊子雜篇天下引此下云古之道所有在於是者宋

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案莊子以此稱宋鉞蓋述其書之語也據補

宋鉞

二字據莊子補

作為華山之冠以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

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脩合驩以誦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

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同上云引命之曰云亦莊子述宋鉞書語

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同上云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引故曰云々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同上云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

爲大少曰云々

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

也

同上君子上有曰字亦莊子述宋鈞語

禁攻寢兵爲外情欲寡淺爲內

同上云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麤其行

通至是而止禁攻二句用兩以字亦述其書之大旨下二句莊子約言其書而斷之也



附錄

孟子告子篇宋慥將之楚孟子過於石丘趙岐注宋慥宋人名  
慥孫奭正義慥與鉏同口莖反

荀子非十二子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曾不足以容辨  
異懸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鉏  
也楊倞注宋鉏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  
慥

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設不爭鬬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  
辱世主以爲寬而神之

魏  
卽  
鄆  
淳  
笑  
林  
一  
卷

笑林

魏 邯鄲淳 撰

笑人至京師

師覽引有師字

為設食有醋蘇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

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夫同死亦無所恨然故宜慎之

類聚七十二

師覽八百五十八有師字據補

怪

三

蘇作酥頓作顧無然字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

三字教聖大

三

師覽七百五十七無

謂其兒

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腳

出物二字誤漏設晚作怪無謂其兒

三

三字至下

無鎗字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



曰君責之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

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穀聚八

覽八百六十九無命字順作暗不得作未得未作未人我字

不重 庚記二百五十八某甲作魏人其夜作是夕不得下六

字作習迫頗急照下無我 有人吊喪并欲齋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云錢布穀帛任

卿所有公因齋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一斛大豆相

助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為同豆荅曰可作飯孝子復哭窮已曰

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

穀聚八十五

廣記二百六十二有

至復哭窮作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致孝子更哭孤窮曰又末

斛字作石

吳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

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贏者溫嘉其能

顯非類聚八十五顯非庚記一百六十五有吳字據補顯非作無隱二字又曾經

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遠減之尋亦自愧曰

此吾天性也庚記一百六十五

趙伯公肥大夏日醉臥數歲孫兒緣其腹戲因以李子八九

枚內其肚臍中既醒了不覺數日後乃知痛李大熈汁出以為

臍穴懼死乃命妻子處分家事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明日

李核出尋同乃知是孫兒所內李子也御覽三百七十一又

九百六十六

調玉名  
作逐兒

時之  
人忘  
語相

師覽四百九十六後漢書葛洪傳章懷太子注引云葛洪奏文或有情弊奏以干人者弊爲作之其人竊

戰其名因  
曰作奏雖

華

竊冀

進之故

著腳豎亦曰履著腳也

御覽四百九十



8

平原陶邱氏取渤海墨台氏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聾女背既歸而遣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得以此哀，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柳覽同上

15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已輒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曲，讚之已亦學人仰讚。和同時人士，令已作主人，併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已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坐。

絕倒

卿覽五百六十八

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之覺惡臭乃止步進見敗屨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指貴官為設餽因見視曰汝是首物耳當勿食

卿覽九十八又八百五十一引較略有之覺二字止字

據補汝是首物作戒故昔物餽前作飲據此改

人有所羹者以杓嘗之少鹽便益之後復嘗之而杓中者故云鹽不足如此數益升許鹽故不鹹因以為怪

卿覽八百六十一

甲買肉過都入廁挂肉著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覓肉因詐便

口銜肉云挂著外門何得不失若如我銜肉著口豈有失理書鈔

百四十五 卿覽八百六十二有便口二字云

挂至失若十字我下有銜肉二字據補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于江渚守風糧用盡遣人

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荅方與溫談論良久敕左

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謂溫曰明吾不惜卿覽八百六十二

五作姚彪至武昌遇風與沈珩於江渚守風章氏據廣記補與

張溫三字削風與二字今從之廣記一百六十五有性峻二字方與至良久七字

謂溫二字據此補又于江內三字教作呼末又方此則亦誤而此僅去之

楚人居貧讀淮南子方得螻蛄伺蟬自斡葉可以隱形遂於樹

下仰取葉螻蛄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



能復分別埽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餽同其妻曰汝見我不妻  
始時恆荅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紹云不見嘿然大喜賣葉入  
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

治卿覽九百  
四十六

漢世有老人年者魚子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  
營理產業聚歛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  
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  
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  
死田宅沒官貨財充于內帑矣

廣記一百  
六十五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荅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大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過赦當出耳

廣記二百六十

甲與乙鬪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嚙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嚙之

廣記二百六十二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并序別父久乃荅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荅曰少失過庭

之訓故學無益、

僮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置諸處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處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處物、

有處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鷓鴣鷓鴣而私誦之都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去鷓鴣鷓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卽送我、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  
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  
而入遂依而截之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  
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乃知向人之愚

竝同上

吳國胡邕為人好色娶妻張氏憐之不捨後卒邕亦亡家人便  
殯於後園中三年取葬見象上化作二人常見抱如臥時人競  
笑之

廣記三百八十九

楚人有擔山雞者路人問曰何鳥也擔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

曰我聞有鳳皇久矣今真見之汝賣之乎曰然乃酬千金弗與  
 請加倍乃與之方將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  
 恨不得以獻司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而貴宜欲獻之遂同于  
 楚王、感其欲獻已也召而厚賜之過買鳳之值十倍矣庚紀晉  
 漢人有適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牀簣而不

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輶輶欺我如此

釋贊寧  
筍簣下

平原人有善治竹者自言不善人百一人身有八人五友六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

上背猶之但為將殺我曰趣令君直馬知此事

漢談助四



德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竊不  
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唐三十

宋法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習異特受八戒  
賊所引逃避妻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臥側令融  
驚呼者黎何不賜杖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杖汝何唯宜勸令  
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踏之曰咄不可  
枉桎俱解然閉戶警防乞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卻自械又其  
夫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周行數里  
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一處之獲

ISBN 978-7-80715-374-0



9 787807 153740 >

定价：38.00元